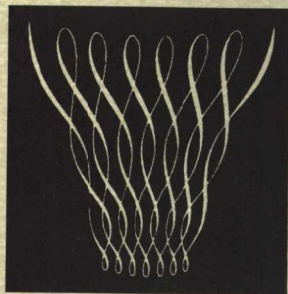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机体论

Psychology
The Organism

[美] 肯特·戈尔茨坦 著
包蕾萍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机体论

Psychology
The Organism

〔美〕詹姆斯·沃森著 曹
世荣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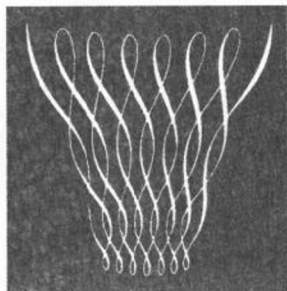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机体论

The Organism

[美]肯特·戈尔茨坦 著

包蕾萍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体论/(美)戈尔茨坦(Glodstein, E.)著;包蕾萍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ISBN 7-5338-3941-2

I.机... II.①戈...②包... III.机能心理学
—研究 IV.B84-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86144号

责任编辑:王晴波

封面设计:池长尧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机 体 论

[美]肯特·戈尔茨坦 著

包蕾萍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300 000

印数 1-5200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8-3941-2/B·36 定价:19.5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序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相当的年轻,但其源起,却可溯及人类思想的萌芽期。18 世纪之前的心理学思想,散见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官能心理学家、科学革命时期的机械论者等著述之中。到了 18~19 世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若干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包括联想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进化论、科学边缘的研究和实验生理学等,加速驱动着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为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了基础。然而,心理科学的真正发展则是在 20 世纪。回顾一下心理科学在这百年间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心理科学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比较的范本,而且可以为 21 世纪心理科学的基本走向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促使心理科学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出版“20 世纪心理学通览”的目的就在于此。

20 世纪的心理学出现了不少流派,成立了许多学术组织,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献,影响十分广泛。“通览”以 20 世纪心理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派、一家、一人、一说为选题原则,涉及到的流派有元素主义、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策动学说、格式塔原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认知理论、人本主义等。有些学派还可进一步分成若干家系。从每一流派或家系中有所侧重地选出一位创始人或代表人物的学说,从中

可以看到这些学说对 20 世纪心理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它们自身的地位和成就。当然,有些学说所属流派的划分并非十分严格,只能以思想观点大体相近为依据而暂时归入一个流派的名称之下。至于一些跨派别的学术著述,则根据其侧重的研究内容和方向,相应地归入人格、测量、人与社会等类别。

在“通览”中,每本译作都附有译序,旨在对倡导某一学说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在 20 世纪心理学中的地位、影响和价值做一基本的阐释,以说明为什么选择该书的理由。至于译序中对历史上同一具体问题的看法,译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对此,难以强求一律。译序中的观点和结论由译者自负责任。此外,由于同一术语和概念在不同作者和不同时期的学说中表达的意思并非完全相同,所以,专业术语或概念的译名可能不尽一致,甚至同一人名译名,除约定俗成的外,也有可能不统一。对此,在主要术语和所有人名后都附有外文原文,以便读者辨析。

由于资料来源、外国语种、“通览”规模等方面的局限,加之我们经验的缺乏,所收的流派还不够全面;由于授权有先后,译作有快慢,很难依照流派活跃的年代、著述发表的年份、流派本身的结构、流派之间的关系等,有顺序、分类别地出版“通览”。对这些不足,我们将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适时地调整。对于“通览”为什么选定这位代表人物而不是那位代表人物,为什么收入某位代表人物的这部著述而不是那部著述等问题,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来自各方的意见或建议,我们表示真诚地欢迎和感谢。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文版译序

整理好本书的最后一页译稿,时间已接近 1999 年的最后一天了。有幸在世纪之交的时刻,向广大读者介绍肯特·戈尔茨坦(1875~1965)这位 20 世纪早期的科学家,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回顾近一年的翻译工作,始终觉得自己是在与一位本世纪卓越的智者做心灵的交流。他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神经学家。同时,从他严谨周密又极富个性的文风中,人们又时时能领略到一位哲学大家睿智的光辉。所以奥立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在他为本书写的前言中把戈尔茨坦评价为“一位罕见的具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

戈尔茨坦一生坎坷,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后又遭纳粹迫害,被迫离开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欧洲。他的晚年是在美国度过的。虽然如此,他在学术上的上下求索却从未停止过。在大学执教也好,在战地医院抢救伤员也好,哪怕是在荷兰等待赴美签证的短暂耽搁期间,他都始终不忘自己作为一名学者的天职。正是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使得他一生硕果累累,成就非凡。戈尔茨坦善于突破前人理论的桎梏,从不迷信权威,这在他年轻时就已表现出来。他敢于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在这部一出版就轰动学术界的著作中,戈尔茨坦最杰出的贡献就在于提出了关于生命的“机能整体论”(the Holistic Theory)。这一理论不仅是对传统的定位说的挑战,也是对生理学、神经学,还有

当时盛行一时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挑战。在这本书中,戈尔茨坦详细陈述了自己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力图告诉读者自己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的。所以,从这本书中,读者不仅可以读到一位天才学者的独到见解,还可以从中学学习到许多科学家秘而不宣的思考方法和研究方法。它对于有志于从事科研工作和一般读者而言,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机体论》从动笔到成书,前后不过一个多月时间,可谓一气呵成,但其中却涉及心理学、生理学、神经学、生物学,甚至物理学,可谓作者多年临床经验和理论构思的产物。作者有一种理念,认为各种学科都是相通的,它们遵循相同的指导原则,拥有共同的哲学基础。他从病理现象入手,最终却在哲学高度上总结归纳了自己的理论。在第九章和第十二章我们可以读到作者对生物科学的这种升华。《机体论》与一般的教科书不同,它没有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地解释每一个概念、名词,因为它的着重点在于提出一种对有生命机体的新理论、新观点。当然,今天由于格式塔心理学已深入人心,读者们对这种“新颖性”的体会可能不如当时的人们来得强烈。但如果将其作为格式塔理论的一种生物学翻版来理解,可能会让人对当代心理学、生物学的现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一、戈尔茨坦的哲学观和当时的理论背景

戈尔茨坦年轻时代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他在哲学上力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主张“自在之物”(即“本体”)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它是客观的,是感觉的源泉。戈尔茨坦禀承了这一观点。在《机体论》中,他反复强调,研究者在面对某一病变的诸种症状时,首先要做的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将其忠实地记录下来。

达·芬奇认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固然是依据眼睛而工作的,但如果不经受理性的推敲,那么他所观察到的世界,无异于一面镜子”。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主动性,只有主动改造外部世界才可能深刻地表现出内在的自我。而科学家与艺术家不同,前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发现客观规律,揭示客观规律。所以需要严谨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事实,不让其从自己的眼皮下溜过。就这一点而言,戈尔茨坦的形而上学观点是非常必要的。只有不带任何偏见地认真研究每一环节才可能不断地接近真理。

20世纪初,心理学界和生理学界流行三种理论:大脑机能定位说、精神分析学和巴甫洛夫的反射论。1919~1939年间,弗洛伊德的声望一直处于巅峰状态,他的观点在心理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引起了轰动。死亡之驱力、生存本能、性驱力成为流行一时的术语。稍后,弗洛伊德又从自己的驱力理论中发展出人格理论,认为个体的本能或内驱力决定了其人格结构。生存本能表现为推动和创造,死亡本能表现为自我毁灭和进行攻击。人格的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与无意识相一致,包括性欲和攻击本能,服从享乐原则;自我与理智相一致,介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服从现实原则;超我与良心相一致。个体朝着完全压抑自我的方向发展,使自我实现达到完美状态。

巴甫洛夫学说的核心思想是条件反射学说。他继承了R.笛卡尔的反射论,发展了俄国反射学先驱谢切诺夫的思想,把意识和行为看作“反射”,即机体借助中枢神经系统对作用于感受器的外界刺激进行的规律性反应。他把机体与生俱来的,对保存生命有根本意义的反射称为无条件反射,而机体后天习得的反射称为条件反射,认为机体的行为主要由这两种类型的反射构成。他和学生设计的精妙绝伦的实验令世人叹服不已。

定位说的历史则更为长久,但其真正成形还是从1805年德国医生加尔等人提出轰动一时的颅相学理论开始的,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脑功能定位说长盛不衰。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脑的不同部位主管着不同的功能,如额叶与运动控制有关;枕叶部分损伤会产生视盲点;颞叶受损会造成感觉失语症,即病人虽然知道别人正在向他说着话,但他却不懂或不能识别。这些来自于对大脑受损病人的观察的结论,在当时曾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戈尔茨坦的机能整体观矛头直指当时盛行的这三种理论。他认为这三种理论或多或少都是研究者主观偏见的结果,虽然在个别领域有一定成就,却不足以成为解释一切事实的基本理论。

二、整体的观点

戈尔茨坦理论的核心即“整体”的观点。所谓机能整体观,是指正常机体的任何一种机能所发挥的作用都与机体整体有关,或者说与机体其余部分的状况有关。如人们打呵欠时常无意识地伴有伸懒腰的动作,而且身体其余部分也必须保持某种固有姿态才能真正完成这一动作。戈尔茨坦借用形质学派的图形—背景关系来说明这一现象。图形之所以能成为图形,离不开背景的烘托。人们很难从变换的背景中区分出稳定不变的图形,只有当背景保持某种恒定性时,图形才能成其为图形。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图形—背景关系决定了最终的图形。

故而,戈尔茨坦认为定位说立不住脚,他承认大脑皮层存在复杂的高度分化的组织结构,如控制各种感觉的感觉区和控制动作的运动区。但是无疑某一动作的完成或某一感觉的形成不仅依赖于中枢皮层,还有赖于外周区域的机能,如眼睛的功能或

手臂的功能等等。所以不能认为某一机能由某一部位单独决定。在书中,戈尔茨坦列举了大量临床诊断的病理表现。如同样性质的脑损伤造成的视力障碍,在两个不同病人身上却表现为不同的状况。其中一个病人的日常生活根本不受影响,他不仅能够自食其力还能养活一家老小,而另外一个病人离开了医院却寸步难行。差异如此之大,原因众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后一病人除视力障碍外还有其他运动器官的毛病。所以医学实践也证明,根据特定的生理定位来诊断特定症状并不一定准确。人们还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从整体出发来看待特定个体的特定症状。

在第二章中,戈尔茨坦集中批驳了反射论的观点。他反对以简单的刺激—反应来解释机体的行为。他列举了大量的事例来说明同一刺激会引起不同的反应。而这种反应的变异往往为人忽视。戈尔茨坦总结了引起这些反应变异的原因,归纳为如下几条:(1)刺激的不同种类。(2)接受刺激的不同区域。(3)刺激的不同性质。(4)刺激的不同强度。(5)不同的体位因素。(6)机体的整体结构。(7)药物与激素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刺激的区域、刺激的特质。从这四个方面中,人们可以看出“反射实际上是有有机整体的特殊的方式满足病理或实验要求的一种操作行为”。也就是说,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下,不仅要从整体出发,还要采取联系的观点,才能正确认识机体的各种机能。

三、联系的观点

戈尔茨坦把实验情境下观察到的固定的刺激—反射关系和疾病造成的障碍都看作是机体局部受到孤立的结果。他认为在这两种情境下观察到的现象都是片面、孤立的,不能代表真正正

常的有机整体行为。反对“孤立”(isolate)研究的思想贯穿在戈尔茨坦的机能整体观中。孤立的方法会造成神经兴奋过程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发生改变。形式上的改变主要由于人为忽略机体其余部位发生的事件或人为阻止其他部分介入反应造成的;内容上的改变则是由于去分化或同质性扩大等造成的。戈尔茨坦认为这种人为的孤立使得人们不能正确认识中枢控制的意义,把机体降低为一种简单的反射机制,会把人类引入荒谬的深渊。

在这方面,格式塔心理学对于戈尔茨坦的理论形成有明显影响。他认为机体的“格式塔”既取决于机体的结构也取决于世界的结构,也就是说取决于“内外场”的相互作用。只有从全局分析,才能清楚某种行为模式引人注意的原因。单独或孤立地进行的部分检查只有置于机体整体和行为发生的心理环境中才有效。从此意义上而言,反射有其价值。例如特殊部位受损与反射消失或加强之间的关系为疾病诊断提供了可能;反射分析能为研究者提供各种操作的功能意义的信息。

同样,从联系的观点出发,也可以理解机体在真实情境中的复杂多变的行为表现。机体某一行为是否正常,如行走,除了受腿部自身机能的控制外,还要受机体的中枢控制水平、态度、其余部分的健康程度以及当时所处情境的影响。

四、强调个体的本质

戈尔茨坦反复强调的另一个观点即: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本质,同一生物中的不同个体本质也各不相同。只有理解了其本质,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物种。而要真正理解机体的本质,就必须摒弃孤立方法,必须从正确的机能整体观出发。

人类的共同本质特点之一即个性与自由,只要有可能,人类都会尽力去维护自身的这一特征,有时候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

生命。弗洛伊德将人类行为的动力分别归之于生存驱力、死亡驱力以及各种生理驱力,认为不同的行为由不同的驱力驱动,对此戈尔茨坦不愿苟同。他认为人类在完成任务时会出现两种状态:有序状态和焦虑状态。前者是正常行为的基础,而后者由于个体处于一种特殊的情境中,所以无法正确地认识内外环境,从而造成了局部的孤立,所以会出现不顾后果的反射似的反应。戈尔茨坦将这种特殊状态和造成它的情境形象地称为“灾变性反应”和“突发性情境”。当个体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不清楚外界中的危险为何处于一种无对象的害怕状态中。正是这种虚无导致了焦虑。而当个体处于有序状态时,个体面临的实际任务就是不断征服世界。虽然他会遇到种种挫折,但本质会驱使他不断向自己的目标靠近,逐步实现自己的本性。戈尔茨坦认为个体的“身”、“心”是统一的,区别在于何为图形何为背景,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提出“自我实现”是人类的唯一驱力。

从戈尔茨坦身上,我们已经可以嗅出早期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气息。他极力主张每一种生命、每一个个体都有其闪光之处,都有其不同的本质。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准则强加于别人或别的种族之上,以此来判断高下或尊卑。戈尔茨坦提出,原始部落的某些仪式、习惯在我们看来或许极违背人伦,但是在他们的生存环境中有其存在的空间,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他还专门指出,种族主义者以人种优劣论来为自己灭绝人性的行为辩护,这才真正为人所不耻。戈氏的著作中处处都闪现出这种关心人关注人的主题,这在20世纪初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基于此,戈尔茨坦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和动物的本质是不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动物视为比人类低级的机能个体,或者将人类视为动物基础上的复杂化机体。二者是截然不同的种

类。只有针对具体环境、具体个体,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真正把握该个体。

五、方法论

戈尔茨坦反复强调《机体论》是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因为他认为当时的许多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往往受主观偏好的制约,而忽略了许多客观事实,甚至不惜生搬硬套,歪曲客观事实来迎合自己提出的理论。戈尔茨坦为此提出了方法论的三条要求:

首先,应该在描述中不带任何偏好地考虑机体表现出的所有现象,而不应用重要或不重要来评价症状。只有做到这一点,描述方谈得上准确。与别的症状相比,某症状对于掌握某机能障碍是否更重要,应该留待更深入的研究去判断。

对病例公正、全面的检查一方面能告诉人们,即使某种操作的改变乍看之下非常有意义,它对于理解关键机能障碍也不一定重要;另一方面还告诉人们,平凡琐碎的事实可能关系重大。

第二个方法论要求涉及如何正确描述观察对象。仅仅限于结果的描述是常见的错误;该结果对于说明其试图说明的功能来讲,可能恰恰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唯有充分全面地分析这种结果的原因,比如特定任务的成败原因,才能做到水落石出。旧派的病理心理学一般只研究病人是否对任务作出了正确反应。不管我们面对肯定或否定的结果,这种“加减法”都不合适。若只从任务的实际解决去看待反应,那么很有可能忽略掉不正常的偏离行为,因为在解决问题时,个体会采用一种不明显的迂回替代法,从而妨碍了我们对其所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只有用一种杜绝病人循环取胜的检查,用一种精密的分析才能使谬误无隙可乘。

机体对刺激的错误反应通常被简单地称为失败,实际上,若能仔细分析,它也许是揭示病人的心理机能的第一缕曙光。我们要弄清到底是任务所需能力的缺陷,还是任务情境带来的特殊环境使得病人失败,就必须借助这种方式。另外,反应出现错误时依靠分析无法找出病人所用的替代法,原因可能在于此时正常的方法不太实用。这些事实对于解释机体能力也许至关重要。

第三个方法论要求从机能整体观出发,提出分析任何现象都必须结合机体知识和所产生的情境,必须把机体作为整体考虑。

戈氏的理论之所以具有大家风范,一方面在于其从大量的临床事实出发(这从本书的标题中就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在于他重视自己理论的工具——方法论的建立。另外他还强调了理论来自实践,还得回到实践中去,只有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

当然我们也必须带着批评的眼光去看戈氏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只有向真理不断地接近。他过分强调了现象,完全拒绝理论先构,这样不免落入现象学的窠臼。这种局限是由其哲学基础决定的。但总的来说,戈尔茨坦不愧为一代宗师,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重读此书,仍然令人满目生辉。对于我来说,能在今天把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真是非常有幸,还希望大家对我的译文不吝赐教。

最后感谢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为此书的翻译出版所付出的心血,感谢上海社科院的李维老师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予以的指导,感谢浙江大学的陈悦老师无私的帮助!

包蕾萍

前 言

肯特·戈尔茨坦(1875 ~ 1965)是神经学和精神病学史中最 7
为重要、最富争议,也是最为当代遗忘的一位学者。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到他的思想是在 50 年代,《机体论》平装再版后不久,那时我还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我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约纳桑·穆勒(Jonathan Miller),当时他也是一名医学院学生,打电话给我——“你必须读一读这书!它太棒了!”确实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是极富活力的。它令我们大开眼界,和我们受教育时盛行的古典神经学的死板风格截然不同。戈尔茨坦所拥有的一种“对机体的情感”是我们的教授和课本所匮乏的。他提出疾病的“反应”“顺应”“弥补”“适应”——这些对于恢复健康至关重要的反应,它们也是我们一直能从自己病人身上观察到的现象,但我们的教科书却对此只字不提。

神经学近 200 年的历史中,两种关于神经系统机能的观点从未停止过冲突——神经学家们将两者分别称为“分裂论派”(splitting)和“总括论派”(lumping)。分裂派学者把大脑看作不同机能的一种拼图,由不同(但相联系)的“中枢”或“调节器”控制。相反,总括派从整体性原则出发探讨神经组织。1861 年,发现失语症大脑定位基础即“言语表象中枢”的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就是一名分裂派学者,1861 年到一战前的几十年间,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关于不同神经和心理机能的大脑定位的大胆描述

8 (休灵斯·杰克逊,这位与布洛卡同时代的罕见的具有哲学头脑的学者却对此持有异议)。一战与二战的几十年间,这种中枢控制论受到了反击,像戈尔茨坦、亨利·海德(Henry Head)、皮埃尔·马里(Pierre Marie)、格式塔心理学家,以及卡尔·拉吉利(Karl Lashley)这样的生理学家纷纷出马,他们都非常了解神经系统的可塑性,机体的适应性和顺应性,以及人类发展起来的符号能力、概念思维能力、意识能力和思考能力,这些能力似乎不能归因于单一元素或调节器的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起,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戈尔茨坦和其他人的整体机能观被弃之一隅,中枢控制论重新翻开了新纪元的扉页,这一思潮延续至今。而且,近来又划分出了许多专门区域说,如视觉方面的——颜色、运动、深度、形式知觉的重要区域——但却没有划分任何主管这些专门区的区域。显然,“表象”从何区域产生尚不得而知——“分裂论派”和“总括论派”对分化与整合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又采取了新的形式,出现了新的争论。

这样一段历史,当然很具讽刺意味——没有任何一名学者谈得上是纯分裂学派或纯总括论派,他们一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努力统一这两种思潮。人们可以从A. R. 纽瑞尔(A. R. Luria)的身上清楚明白地看出这一点(他在早期生涯中深受戈尔茨坦的影响)。在他的自传中,纽瑞尔提到“罗曼蒂克”和“古典”学派在神经心理学中的地位同等重要,而且互为补充,他说自己毕生都在为二者的结合而努力——他认为,只有特别深入和详尽的个案研究才能做到(而他只部分做到)这一点,在这种研究中还必须从整体上考虑历史、个人、实验以及临床等诸种因素。

戈尔茨坦自己也穷尽一生在这方面付出了感人至深的双倍努力。80岁寿辰这天,他在一篇简短的自传性回顾中告诉大家,他早期的兴趣和学业方向是人文科学,当他到位于布勒斯劳